

带给市民艺术体验

唤醒生活热情
点亮心灵之光

●“银发动心日”:用艺术的方式回应社会的真实需求

8月4日晚,天美艺术街区的“银发动心日”活动热闹开场。天津美术学院院长邱志杰带来《黑老虎:拓印的艺术》公开美育课,美院师生同步在现场指导中老年市民手绘扇面、灯笼,人人都能亲手完成一件专属艺术作品。

退休前做过小学美术教师的周阿姨,退休后多年没碰画笔,总觉得和当下的艺术环境脱节了,抱着“捡回画笔”的心态来到现场。热闹的街区氛围完全打破了她的预想,巴掌大的空白扇面刚好适配“手生”的状态,身边的学生志愿者们耐心陪着她一步步勾线上色,没有刻意的特殊照顾,只让她觉得自己是平等地来享受艺术。

邱志杰院长那句“什么时候接触艺术都不会太晚,正如什么时候恋爱都不会太晚”,暖透了全场人的心。一开始笑称“画扇面是老太太的事儿”的老大爷,最后画得比谁都投入,举着画完的蝴蝶扇面逢人就夸“我这蝴蝶是活的”。活动结束后,周阿姨不仅重新找回了画画的手感,还在美院摄影系老师的掌镜下,在粉红爱心墙前拍了一张手持玫瑰的纪念照,约好了老姐妹们以后要常聚在一起画扇面。

一辈子在车间干活的退休工人赵大爷,本来是被老伴儿硬拽来的,进门之前还打算找个角落坐着等。被志愿者邀请去听拓印课后,邱志杰院长“碑刻是凝重的文字,一刀刀刻出来的字,比写在纸上更郑重”的讲解让他入了迷,上手之后越拓越投入,连手总抖的小毛病都在学生的指导下慢慢调整过来。完工后老伴儿捧着他的第一幅拓印作品,认真地说:“这张回去得裱起来。”结婚四十多年总被老伴儿嫌“木”的赵大爷,那一刻心里暖得发烫。

忙了一辈子的社区工作者朱女士,刚退休时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零基础的她在现场同时体验了画扇面和拓印。一位不敢上手的阿姨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完成作品,小声说出“原来我也行”。朱女士瞬间被这句话戳中了心底最软的地方,她感慨这场活动让所有中老年人都明白,不管多大年纪、有没有基础,你都可以创造,原本找不到方向的退休日子,一下子又重新有了盼头。

●**3D IP创意定制:圆孩子的科技艺术梦**

天美艺术街区里,一场专为青少年打造的科技艺术体验活动,让孩子们的好奇心想第一次跳出纸面,变成了能实实在在握在手里的作品。

张修鸣小朋友拿到自己亲手做的专属手办时,眼睛亮得发光:“以前画画只能落在纸上,现在我脑子里想出来的人儿,居然能直接打印出来拿在手里!电子掐丝珐琅也特别有意思,花花绿绿的纹样看着就喜欢,原来3D建模一点都不难,做完之后成就感特别足。”赵嘉树小朋友也对完整的创作过程印象深刻,他一直对美食和设计很感兴趣,从前总怕自己画不好,这次从构思创意、AI生成到最后打印出成品,全程独立完成,彻底打破了“3D是大孩子才能学会的东西”的刻板印象,把自己喜欢的图案一点点嵌进掐丝珐琅作品里,心里满是藏不住的开心。

此前天津美术学院的师生在社会美育实践中发现,市面上不少美育项目门槛偏高,不管是传统学院派创作,还是3D建模这类科技与



“银发动心日”活动。

今年夏季,天美艺术街区接连推出“天美夜校”“青年策展人展览”“银发动心日”等一系列艺术活动,点亮了海河艺术之夜。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观赏各类兼具深度与特色的艺术展览;不少普通市民,第一次拿起工具完成自己的创作,捧着亲手做出的作品久久不愿离去,真切体会到了与艺术相遇的心动;还有许多小朋友在AI(人工智能)赋能的3D(三维)建模艺术体验里快速上手,把脑海里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变成了触得到的实物。

天津的城市文化,在一个个充满艺术灵感的夏日夜晚,不停生发、扩展。

艺术融合的内容,都有不低的技术壁垒,很多专程从河南来津看展的小李说,作为一名理工科的研究生,自己平时接触的都是理性的理论和数据,很少感性地回望家乡变化,他觉得这场展览,把县城一边建设一边慢慢蜕变的状态拍得格外真切,年轻人离乡求学、老城逐步翻新,完全贴合他们这代人的成长处境。土生土长的天津观众王先生看完展览也格外触动,展览里留存的老工业痕迹、新旧交替的日常画面,让他想起了年轻时天津的老厂子、老街道,看着心里满是暖意。

王新宇和马凯是两位千禧年前后出生的年轻策展人,他们策划此次展览的初衷就是抛开美化后的怀旧套路,用真实的影像和作品,还原千禧年后县城城镇化的原生样貌,不讲空洞大道理,只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日常与成长碎片。布展期间他们做了不少细节调整,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弱化了《时间·羽化》的原视觉重心——火凤凰,把作品里的缝纫机元素挪到了整组作品、乃至这片展区的中心位置。这件老工业时代的代表性物件,刚好呼应了展览核心:城镇化从来不是凭空崛起,是靠着传统手工业、轻工业一步步迭代而来的。

参展的青年艺术家们也都把“人的处境”放在创作核心:张钊瀛把作品打造成“异托邦剧场”,通过视觉编排,上演“后千禧年城镇化”的隐形剧本;郭双顺着自身家庭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城市的变迁轨迹创作,让千万普通家庭的缩影被看见;杨美硕用架上绘画搭配带着生活痕迹的旧家具,让不同时代的记忆在展厅里完成对话;王虹则把目光对准长期被艺术创作忽略的县城载体,用作品《离巢》记录年轻人与故土的羁绊、告别与回望。

不少美院的学生看完展都深受启发,原来创作不必一味追求宏大叙事,那些被忽略的县城日常、个体经历,本身就藏着最动人的表达力量。这场展览最终想传递的,从来不是刻意美化的怀旧,而是让千禧一代看见自己的成长底色,读懂城镇化进程里朴素又热烈的向上力量。

搭建艺术家展示舞台

记录城市来时的脚步
书写人与故土的羁绊

●《县城县城——后千禧年的城镇化艺术经验》:读懂城镇化进程里的乡愁与力量

作为天美艺术街区“青年策展人展览”计划的首展,《县城县城——后千禧年的城镇化艺术经验》自开幕以来,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专程来津观展,展览用最朴素真实的作品,跳出“网红滤镜式”的怀旧套路,精准戳中了不同代际观众的共同记忆。

秦琦 让天津绒花走进年轻人的烟火日常

记者 张洁

天津,过年戴绒花、结婚戴喜字花,是延续了上百年的民间习俗。去年,“富贵”绒花制作技艺被列入和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从奶奶手中传下来的手艺,如何在第四代传人秦琦这里焕发新的光彩?日前,这位“90后”传承人讲述了一朵绒花背后的故事。

记者:家里人支持您做绒花吗?

秦琦:我一直是居家办公的状态,时间相对自由。另外我跟朋友两口子合伙开了一家综合手工商铺,大家都挺支持我做绒花的。说实话,单靠绒花很难养活现在的年轻人,只能是以爱好养爱好,希望以后能真正把它做成事业。我喜欢制作绒花,把各色蚕丝一步步塑成一朵花,这个过程本身就特别有成就感。把一段时间“物化”成一件作品,我生命里的这段时间是什么心情,做出来的花儿就是什么样子。高兴的时候和烦闷的时候做出来的花,看着就不一样。

记者:做绒花这么多年,有没有让您特别触动的事儿?

秦琦:两三年前有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我一直在做绒花,自己觉得手艺已经挺不错了,不仅专门跑去北京、南京拜访过别的手艺人,平时也常在网上跟同行交流经验。结果家里人看完我做活的活儿,直接泼了冷水:“你这么会做,早晚得饿死。”我赶紧问他哪儿不对。后来赶上放假,老人直接带我去去了曹子里镇的花场实地看了一圈,我当场就被震住了。

那里六七十岁的老人,一边拉着家常一边手上不停,动作快得你根本看不清。人家还会自己动手改工具,干活效率特别高。后来绒花圈子里流行的那种“打头机”,说穿了就是顺着当年他们那套思路研发出来的。当然话说回来,最关键的那些精细活儿,到最后还是得靠手工才能完成。

记者:一朵绒花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哪些工序?哪一步最难?

秦琦:绒花以天然蚕丝为“肉”、铜丝为“骨”。从蚕茧开始,要经过抽丝、烹丝、脱胶、染色,然后才形成我们手里的一绞一绞的蚕丝。接着我们要排线、梳绒,把蚕丝按颜色排列好,架在梳绒架上,用棕刷把纹理刮开、变蓬松,然后用铜丝把蚕丝固定住,再用绒排剪剪成一条一条的小绒条。前前后后几十道工序一道都不能少,全部是纯手工。

报废率最高的环节就是剪绒条。一个绒排按需要能剪出十几到上百条,剪的时候丝线是滑的,一捻就容易掉,掉了那段就废了。修绒的时候报废率也高。近两年原材料价格涨得厉害,以前染好的蚕丝大概一元钱一克,现在翻了好几倍,成本压力确实很大。

天津绒花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南京绒花颜色鲜艳,造型饱满,作品多是桂花、桃花这类;北京绒花主要做绒鸟绒兽,在南方旅游城市很受欢迎。天津绒花以大红大绿为主,走的是喜庆吉祥的路子。你看那些聚宝盆、喜字花,全是这个风格。可能在其他城市它只是装饰,但在天津,它是每个老百姓家庭必不可少的一个民俗首饰。谁家过年不戴朵花儿?谁家娶媳妇不戴朵花儿?这就是咱天津独有的烟火气。

传统工艺加上当代创意
天津绒花有自己的讲究和骄傲

记者:纯手工制作无法量产,您怎么看待慢工出细活和满足市场需求的矛盾?

秦琦:这个问题问得很实在。按我们手里的订单算,从现在开始做,到明年9月都不一定做得完。您要求了技术、要求了细节、要求360度无死角,那就必然不能要求速度。但我们也

把那些被时间慢慢掩埋的河岸生活片段重新梳理出来。李九儿没有在创作之初就设定好清晰的最终样貌,更享受在创作过程里慢慢拆解个人过往、拆解城市细碎历史的状态,让画面在推进中自然生长出最终的模样。

组织青年学术沙龙

为都市艺术注入年轻生命力
长出天津文化最鲜活的肌理

华灯初上的海河岸边,天美艺术街区的公共空间里,“海河之夜·天美研究生夜谈”活动现场正围坐着满屋研究生。没有高高在上的讲台,没有晦涩难懂的学术术语,一群天津美术学院的青年研究生,把自己工作室里的创作草稿、研究笔记创作背后的鲜活故事直接搬到了夜晚的街区里。在晚风和普通市民面前聊起了艺术。

这场聚焦天美研究生原创研究与创作实践的活动,打破了艺术、科技与公共生活之间的无形壁垒,用松弛又有温度的现场感,把街区的艺术氛围揉进了海河的夜色里。不少抱着“艺术分享会肯定很深奥”的想法来的观众,刚坐下没多久就完全放下了顾虑。艺术爱好者赵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原本以为这类专业分享会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没想到研究生们讲得格外生动接地气,从最初的创作思路、作品背后藏着的生活故事,到现场随手展示的创作小样,全程没有门槛,完全是一场敞开的交流。

“这种开放轻松的氛围太难得,普通人不用踮脚也能走进艺术、读懂创作,真的希望这样的活动能一直办下去,把我们的夜生活搞得更有文化味儿。”赵女士的感慨,也是现场很多观众的共同心声。

作为主讲人之一,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的研究生杜晓,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艺术从封闭工作室走向城市公共空间的独特魅力。以往的学术交流大多局限在美院的校园围墙里,大家聊的都是圈内熟悉的专业概念,而这次在街区的夜谈里,她必须把自己沉下心做了很久的研究、打磨了很久的创作思路,转换成普通人能听懂、能共情的表达。在和台下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面对面交流的过程里,她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表达能力,更实实在在触摸到了艺术传播的真正意义:那些原本只存在于论文和工作室里的研究,走出象牙塔之后,能变成点亮普通人审美感知的微光。作为青年艺术学子,能亲手为家门口的街区注入鲜活的年轻活力,参与到城市的社会美育里,这种充实感是校园里的课堂永远给不了的。

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的研究生曲闻捷,也把这次夜谈沙龙当成了自己珍贵的课外实践。在这里,他们不再对着专业评委输出内容,而是用分享、展示、互动的轻松方式,把多年的专业学习成果,转化成了所有人都能感知、能对话的公共艺术内容。和不同专业的同学跨界交流,和现场的普通观众真诚对话的过程,也让他对艺术的公共价值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青年艺术创作者不能只关起门来做好作品,更要学会把作品背后的温度讲出来,让更多人看见“艺术不是少数人的专属”。

这场发生在海河岸边的青年夜谈,早已不只是一场面向大众的艺术分享活动,它正在成为天津城市文化塑造里最鲜活的注脚:当青年学子的创作热情跳出校园围墙,当专业的艺术内容嵌入城市的公共夜晚,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就不再只有历史沉淀下来的厚重底色,更添上了一层属于当代青年的、鲜活的、有温度的艺术微光。这些散落在街区里的艺术夜色,正在慢慢重塑天津的城市文化气质,让海河的夜晚,除了流转的霓虹,还有不断生长的艺术生命力。

创意,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记者:“富贵”绒花制作技艺被列入和平区非遗后,您感受到哪些变化?做了哪些推广活动?

秦琦:在被列入和平区非遗名录后,我感觉宣传时有了更多底气,我们天津的老手艺,终究还是会被大家认可的。它不是那种几块钱一个、过年戴一戴就扔了的东西。希望有一天,它能和狗不理包子、泥人张这些天津名片站在一起。这是对前辈们的一种尊敬,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目前我们推广活动做得挺多的,主要在社区和学校做活动,过年期间特别忙。那些四五十岁的阿姨们,对绒花有最基本的了解,以前都是买现成的聚宝盆,现在自己动手做出来一朵花,能看到她们眼中有光、特别开心。大家围着你问东问西,那种热情会让你觉得,大家是真的想了解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这些年轻人学东西的劲头很足,我对他们特别有信心。

记者:学绒花有难度吗?当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秦琦:有难度。首先得坐得住,这是最基础的。另外还有一些要求,您不做绒花的时候,手得擦护手霜保养着;但真正做的时候,手又得洗得特别干,要不然梳绒的时候绒就梳不开,就跟头发油了以后粘在一起一样。手太干了也不行,蚕丝会挂手,满手都是丝。

如今,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活儿太多,人手不够。这东西得一点一点做,想走捷径不是没考虑过,但终究是不行的。

记者:绒花在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秦琦:以前比较浮躁,我做绒花这些年,心态平和很多,至少能坐下来安安心心做一件事了。绒花其实它就是日子本身。(秦琦指着柜子里的一朵绒花。)你看这朵老绒花,是我奶奶40年前亲手做的,颜色一点没褪,针脚还在,如今和这门手艺一起传到我手中,是“长”在血脉里的。现在年轻人喜欢国潮,喜欢老东西新做,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一朵绒花一点一点被做成,里面装的是手艺人做它那段时间的心情。这大概就是手工最骗不了人的地方,也是传承最要紧的东西。手艺这东西,你用心做了,花能看得出来,人也能看得出来。

我希望更多人认识我们天津绒花。你看现在大家提起来,多半是北京绒花、南京绒花,知道天津绒花的人还不多。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天津绒花也能成为一个有名的流派,让大家都知道,咱们天津在这个民俗方面,有自己的讲究、有自己的骄傲。